

# 投稿|台尔曼：汉堡起义的主要教训是什么？

原创红色文献翻译红色文献翻译1周前

按：这篇文章是德国共产党领导人恩斯特·台尔曼于 1925 年写作，体现了当时对于马列主义（今天已发展为马列毛主义）的认识，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尽管如此，这篇文章仍总结了德国革命的经验，是十分宝贵的。

## 汉堡起义[1]的主要经验教训是什么？

(1925 年 10 月 23 日) (有删节)

恩斯特·台尔曼 著

Карл Глицкий 译



一、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下，以极大的英雄气概战斗的少数无产者能独立抵抗有着二十倍优势的、组织完善的、装备精良的资产阶级军队并取得军事上的成功。

二、汉堡的十月战士的不朽名声在于，尽管他们手中并没有 99%的胜算，他们还是在革命形势中拿起了武器。列宁主义教导我们，如果有很大的胜算，就必须战斗。胜利从来不是事先保证的。同不战而退相比，这次斗争的失败对阶级斗争的未来而言有着千倍的价值和教益。

三、起义之所以走向了失败，是因为它仍然是孤立的，没有立即得到萨克森[2]乃至全国的支持。工人们在一个地方战斗时，既要最大程度地发挥英雄气概，也要依靠最强大的群众运动——如果没有同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一起行动，他们就会被打败。正是在这一点上，在全国所有工业中心和大城市组织和凝聚整个工人阶级时，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一个钢铁般的、团结一致一致的、协调统一的、纪律严明的党。

四、汉堡起义并不是一场政变，它拥有最广大群众的同情作为支撑。甚至警方参议员亨泽也不得不愤怒地承认，在汉堡，社民党工人和社民党最右翼的组织，以及同他们一道的“最广大群众都支持共产党人”。[3]我们的弱点只在于，我们不懂得紧紧掌握周围的群众，在所有局部斗争中及时将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同他们结成反对社民党领袖的统一战线。

五、为了在未来汉堡斗争不可避免的回归中获得规模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像楔子一样扎根到群众中，让他们通过数以千计的纽带与我们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拥有数百万工人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在工会

里，在工人阶级的所有非党派组织中，一个伟大的革命派必须成长起来，同共产党人一起成为未来战斗的承担者。

六、在汉堡十月的日子里，缺乏强有力的苏维埃运动[4]是一个特殊的缺陷。而党内尚未充分认识这一事实。苏维埃是在革命形势下团结和凝聚作为斗争骨干的广大工人群众的机关。即使在两次革命之间的当下，我们也不能忘记这个教训。

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不仅包括针对资产阶级军队的军事斗争，还需要通过共产党和整个无产阶级多年的不懈工作做准备。未来战胜资产阶级的人们必须通过无数局部斗争得到教育、做好准备并组织起来。这是我们现阶段的主要任务。

八、1923年10月的失败无法挽回地“错过”了这个独特的革命形势，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1923年的失败不是永远的，就像1919年斯巴达克同盟在诺斯克[5]统治下的失败也不是永远的一样。尽管有，或者说正是因为道威斯计划[6]和保证协议[7]，资产阶级德国的稳定不会再苟延残喘多久。德国资本主义的稳定现在正经历着首次“呼吸困难”。汉堡起义的重要成果是，在三天的时间里，工人们已经看穿了看似不可战胜的阶级敌人的一切弱点。在汉堡的日子里，工人们已经看到资产阶级处于深渊边缘。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刻！我们不会就此一蹶不振，相反，在新的斗争中，我们正坚定地朝着必将来临的第二次革命前进。因此，汉堡起义不是“历史”，而是对未来的试验。

九、起义是革命斗争中组织运转顺利、成果突出的一个典型例子，但这同时也暴露了我们党最大的组织错误。汉堡的战士对工厂里的工人充

满了同情，但在组织上却同他们没有联系。它说明了我们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社区组织完全的无用和致命的落后。表决器对街垒来说没什么益处！汉堡的战线最严重的缺口是共产主义作战单位的缺乏。像汉堡革命者一样的战士，牢牢扎根于所有工厂的基层组织和最广泛的工人群众联盟的支持将会在类似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

十、汉堡起义最大、最有价值的教益是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共产党人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起着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领导者和指路牌的作用。他们为运动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制定了一个清晰的计划，即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方面，汉堡革命者的战斗远高于以往的任何运动，例如 1921 年的三月行动[8]就无法同它相提并论。这种特殊性就在于党牢牢地掌握了斗争的领导权，从而使汉堡的革命者们在西欧第一次理解并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起义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的首要原则是以无畏的气魄和坚定的决心指导进攻。”[9]

这些就是汉堡起义的主要经验教训。我们为此以最优秀分子的死亡和监禁支付了昂贵得残酷的学费。[10]然而这些牺牲将会得到百倍的回报。他们不但是为了在德国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党，而且是为了给整个工人阶级带来未来。

当前我们尚未置身于夺取权力的直接斗争的风暴中。我们正处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革命之间的时期。现在的“喘息”不会持续很久，每一个认真分析世界形势和德国的具体情况的人都清楚这一点。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一时机学习，加强我们的力量，培养我们自己和工人阶级，在政治

和组织上为汉堡革命者的新时代做好准备，这将在德国所有城市获得巨大的回报。

在现阶段的耐心细致的小规模斗争中，在艰苦的、缓慢成长的局部运动中，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汉堡起义的意义和经验教训。我们党正从上到下经历着一场决定性的转变。她杜绝了打着革命幌子的、口头上激进的风气，消除了宗派主义的和队伍中蔑视群众倾向的残余；她改变了策略，以便与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以及工会和工厂中的群众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她即将彻底改造组织基础，致力于在工人运动中建立一个左翼。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我们首先需要耐心的、艰苦的、持久的日常工作。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离开汉堡起义的方针呢？不！如果我们丢掉了它们，就丢掉了自己的方向。<sup>[1]</sup>通过向争取和领导群众的政策过渡，我们正在为另一次汉堡起义建立阶级基础——同第一次相比，它的程度更高、范围更广、历史意义更深刻。

每一个共产主义者，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共青团员，每一个革命工人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牢记汉堡十月战士的形象：冷静从容，视死如归；无条件忠于工人阶级的事业；紧握钢枪，在街垒中准备迎击敌人；专注于一个目标，一个对于共产党人最伟大、最值得骄傲的目标——无产阶级专政。

注释：

[1]汉堡起义（Hamburger Aufstand），是指德国共产党（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KPD）于1923年10月23日在汉堡发动的武装起义，是一次模仿俄国十月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的尝试。台尔曼是主要的领导者之一。汉堡起义同之

前的鲁尔起义和三月行动的失败，严重地消耗了党的力量，加剧了党内的矛盾和混乱。

之前，德共长期处于“左”倾影响下，多次试图组织和发动武装起义，而在海因里希·布兰德勒（Heinrich Brandler）担任领导职务后，党为了纠正“左”倾而滑向了右倾。在1923年经济恶化加剧社会矛盾时，中央对工人群众自发的抗议等活动反应消极。当“左”派要求执行此前同共产国际商定的起义计划时，布兰德勒正确地认识到时机尚未成熟，取消了起义，但却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组织工人群众和各地党组织撤退，直接导致了汉堡的孤立，将党和工人群众暴露在危险中。经过同国防军三昼夜的战斗，汉堡起义最终失败。

[2]之所以强调萨克森，是因为当时德共在萨克森有很大的影响力，当地组成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左派联合政府。由于起义取消，萨克森的起义不战而败，对汉堡的支援也不了了之。左派联合政府在起义失败后被解散，德共也被禁止活动。

[3]此处原文似有缺漏。

[4]原文为 Rätebewegung，常被误译为“议会运动”，而实际上 Räte 是指一种代表会议或者委员会等，在德国十一月革命中大量涌现，类似于俄国的苏维埃，故在本文中译为苏维埃。

[5]即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右派领袖。他积极参与军事和殖民事务，一战时被选为国会议员。在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时，他试图平息基尔的水兵起义，但没有成功。之后，他借助军方、右翼准军事组织和保皇派的力量，残酷镇压了1919年一月起义，并制造了白色恐怖。他曾宣称：„Einer muss der Bluthund werden, ich scheue die Verantwortung nicht!“（“总要有人来当刽子手，而我不怕这个责任！”）

[6]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由美国在1923年提出，用以缓解德国因凡尔赛和约赔款承担的财政压力，本质上是协约国维持魏玛政府统治以确保自身利益的手段。该计划短暂地达到了预期目标。

[7]此处应指《洛迦诺公约》的子文件《莱茵保安公约》，主要内容为德国、法国、比利时保证互不侵犯，英国与意大利作担保，当该三国之一违反互不侵犯保证或其他合同时，英意将介入。

[8]三月行动（März Aktion），也称“德国中部的三月斗争”（Märzkämpfe in Mitteldeutschland），即1921年3月“联合共产党”（VKPD，由原共产党同独立社民党（USPD）的左翼合并而成）为应对反动派对德国中部党组织的进攻而发动的罢工和武装起义。由于误判形势、组织程度低下和党不能完全掌握运动领导权，三月行动最终失败。这次失败在KPD/VKPD和共产国际中引发了激烈争论，并导致了对前任党主席保尔·列维（Paul Levi）的严厉批判和党的再次分裂。

3月初，共产国际特使库恩·贝拉抵达德国，向德国党提出了“革命进攻论”。随后在VKPD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布兰德勒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分析，对形势做出了过于乐观的估计，向“左”派让步，但在实际行动上仍有所保留。然而3月17日萨克森省长、社民党人弗里德里希·赫尔辛（Friedrich Hörsing）宣布将派警察部队占领中部工业区，“整顿当地局势”，企图解除工人的武装。这大大助长了“左”派的声势。次日的《红旗报》就刊登了呼吁工人武装反抗的声明，但直到21日才发生局部罢工，22日夜发生武装冲突。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KAPD，由KPD1919年10月海德堡代表大会（二大）上被开除出党的“左”派分子建立，之后由于不断分

裂逐渐式微)同 VKPD 的干部随后都参加了运动,但内讧严重,而且 KAPD 事实上占主导地位。参加罢工的人数不及 VKPD 收获的选票数量的五分之一,罢工地区也十分局限,罢工根本没有充分发动起来。30 日,鲁尔地区代表要求复工,得到了布兰德勒等人的支持,但由于中央委员会的分歧,直到 4 月 1 日时才下令停止罢工。三月行动直接导致约 180 人丧生,6000 人被捕。

[9]原文如此。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相近的表述是:“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被忽视,那么忽视它们的政党就会遭到灭亡……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用迄今为止人们所知道的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话来说,就是要‘勇敢,勇敢,再勇敢!’”

[10]有关汉堡起义的大致数据是,有将近四百人的伤亡,死者中当局方面和起义者方面各占五分之一;约 1400 人在起义后被捕,其中 443 人在特别法庭受审。

[11]原文为„Wenn wir sie verlieren, sind wir **verloren**“,也可译为“如果我们丢掉了它们,那么我们就失败了”。